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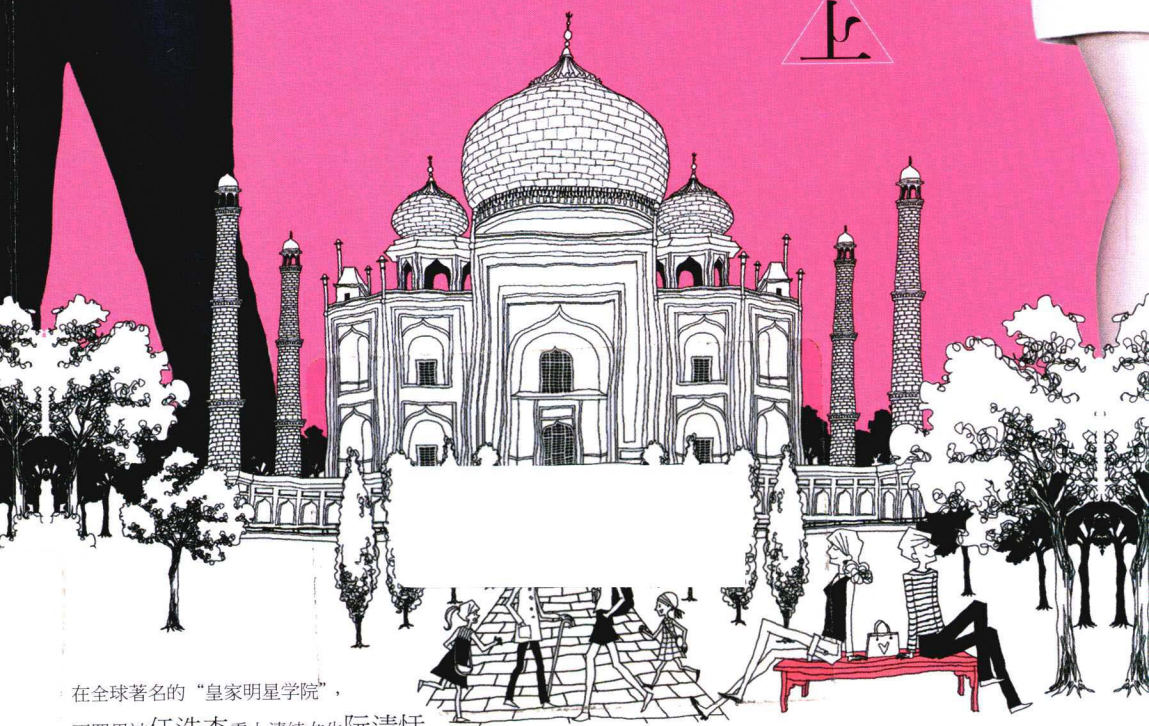
# 白衣校花

校花阮清恬

著

我们做朋友吧  
抱歉，  
我想孤单一点

上



在全球著名的“皇家明星学院”，  
不羁男神任浩杰看上清纯女生阮清恬，  
狼与羊的较量就此拉开帷幕……  
可是等待她的到底是男神还是恶霸？

## 2014网络点击率过亿

青春残酷、爱恨纠结、虐心高冷的偶像剧  
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戴向宇、袁冰妍主演

人脸会造假，红却不会  
这部被各种大V段子手争相推荐的剧  
**就连王思聪都！在！看！**



爱奇艺视频网站独家合作首播  
导演组携主演全国巡回签售即将启动



看书扫这里

和阅读方式：

编辑短信 按**白衣校花** 发送至10658080  
手机也能随时随地阅读本书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jcpnet.cn>

赠 剧照  
日记本

白 校花阮清恬 衣

著

校 我们做朋友吧 花  
抱歉，  
我想孤单一点

原名《白衣校花与大长腿》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衣校花. 上册 / 校花阮清恬著. — 北京: 中国  
文联出版社, 2015. 4

ISBN 978-7-5059-9773-8

I. ①白… II. ①校…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73056号

## 白衣校花. 上册

---

著 者: 校花阮清恬

出版人: 朱 庆

终审人: 张 山

复 审 人: 樊东屏

责任编辑: 袁 靖

责任校对: 傅泉泽

封面设计: 荆棘设计

责任印刷: 陈 晨

---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 100125

电 话: 010-65389149 (咨询) 65067803 (发行) 65389150 (邮购)

传 真: 010-65933115 (总编室), 010-65033859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lapnet.cn>

E-mail: [clap@clapnet.cn](mailto:clap@clapnet.cn)

[yuanj@clapnet.cn](mailto:yuanj@clapnet.cn)

---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装 订: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字 数: 275千字 印张: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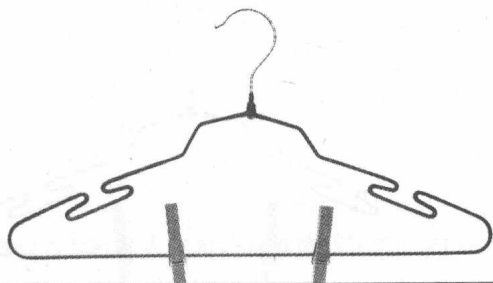
版 次: 2015年5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5059-977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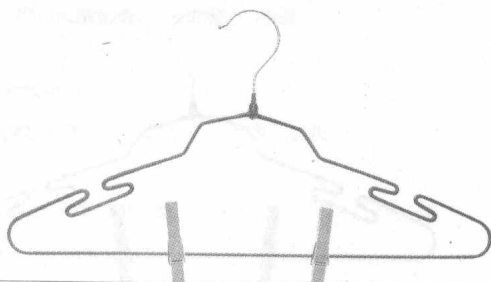
定 价: 28.00元

---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 001 < **第一章**  
邂逅神一般的男人
- 024 < **第二章**  
大叔，去哪儿啊
- 048 < **第三章**  
你见过在厕所表白的吗
- 072 < **第四章**  
奇葩兄弟的追女孩攻略
- 096 < **第五章**  
刺猬老大有颗柔软的心
- 123 < **第六章**  
说清楚谁是扫把星
- 147 < **第七章**  
你敢不敢说一回 YES



171 < **第八章**  
恋爱中的人真是笨的可以

193 < **第九章**  
每个人都有秘密

214 < **第十章**  
大坏蛋邵辉的阴谋

237 < **第十一章**  
岌岌可危的友情

257 < **第十二章**  
被激怒的狮子

280 < **第十三章**  
任浩铭的心病

303 < **第十四章**  
游戏代言人不好当



## 第一章

### 邂逅神一般的男人

BAI YI XIAO HUA YU DA CHANG TUI

#### 001 神一样的男人

A市。

一架崭新的庞巴迪挑战者 850 私人飞机稳稳地降落在宽广的停机坪上。不一会儿，一个戴着墨镜的男人从上面走下来。

他身上的烟灰色垫肩式西装外套出自英国最负盛名的手工定制品牌，随意披在身上的浅灰色羊毛皮草格子大衣则是最近刚展出的某国际男装品牌的最新设计。

任浩铭一面快步走着，一面语速极快地吩咐着下属。

“通知 Alex，一个小时之后召集所有的董事开会。”

“另外，关于东北的那个工程以及和爱奇艺合作的项目，我都势在必得，告诉 Eason，一定要给我把合同签下来。”

“还有，叶总的酒会我不会出席。以后像是这样的邀请函，我不希望再出现在我的办公桌上。”

“最后，今年安排的那笔慈善捐款，月底前务必拨出！”

任浩铭在前面飞快地走着，跟在他右侧的年轻助理双手并用，飞快记录，同时战战兢兢地回答：“好的，我知道了，任先生。”

然后他便快步走向停在一旁的黑色加长林肯轿车，上车，关门，汽车扬长而去。

夜幕低垂。

任浩铭的车稳稳地停在一幢金碧辉煌的建筑前。他从轿车中走下来，宝蓝色的西服让他看起来时尚感十足。五官深刻立体，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在迎宾的带领下，步伐矫健地走了进去。

任浩铭一直被带到了三楼，一个设计感十足的 T 台秀场里面。

秀场内光线昏暗，T 台两侧整齐地摆放着数十排座椅，此刻上面都坐满了人。T 台两侧的吊顶上依次挂满奢华复古的水晶大吊灯。

而穿着性感内衣的模特们脚下的台面上铺了一层最新的科技材料，可以在昏暗的环境中发出类似星光的淡淡荧光，与整个秀场半空中类似宇宙空间的几何设计遥相呼应，可谓是将奢华与浪漫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这是一家国际知名内衣品牌举办的一场私人内衣秀，受邀参加的嘉宾不足百人，除了几家主流杂志之外，皆是在国际上最负盛名的名流权贵。

而此次展出的所有内衣也是由知名设计师耗时三年呕心沥血完成。尤其是即将展出的压轴之作也被人们传得神乎其神，据说是一件会让所有女人为之疯狂的、极致奢华唯美的内衣。

此刻，任浩铭正沿着二楼看台的走廊漫步，他冷峻阴鸷的目光冷淡地扫视着楼下的人，以及T台上身材曼妙、长相精致的女模特们。

秀场后台。

模特们在横七竖八的衣架中走来走去，化妆师和造型师手忙脚乱地给她们补妆，整理发型。

“跳舞的？前面跳舞的负责人是谁？”人群中，不知是谁喊了一声。

“是我！是我！”一个戴着黑框眼镜的中年男人穿越层层叠叠的人群，满脸堆笑地迎了上去。

“嘿嘿，怎么样？还成吧？”男人讨好地问。

“嗯。”那个看上去像是财务的人敷衍地应了一声，专注地点着手中粉红色的钞票。

“我叫艾伦，这个是我的名片，以后您要是有活，一定记得通知我。”艾伦笑嘻嘻的，不放过任何拓展业务的机会。

“这你得找我们经理谈，我可管不了这些。喏，这是今天的劳务。”财务大叔面无表情地将一大沓钞票放到艾伦手中。

艾伦喜滋滋地接过，告别了财务，然后便朝后台外走去。门外十多个年轻的女孩围在一起，一见他便立刻兴奋地围了过来。她们都穿着休闲服，但是脸上浓重的舞台妆还没来得及洗掉。

“来，这是你的、你的，都拿好了，自己点清楚了，出了这个门，我可就不负责了。”艾伦把刚才领来的劳务分发下去，“清恬，这个是你的。”

“谢谢。”阮清恬笑着接过去。她穿着一身洁白的麻布长裙，乌黑的头发上别着一朵小白花。虽然两只眼睛被浓重的烟熏妆包裹，但是瞳仁清亮，鼻梁高挺，嘴角的笑容清浅明媚，给人一种很舒服的感觉。

其中一个女孩点了一下自己的钱，又扫了一眼阮清恬手中的钞票，明显比自己多出好几张，随即不满地道：“艾伦，你也太偏心了吧，凭什么她就能拿那么多啊？”

“偏心？”艾伦讥诮地反问了一句，将剩下的钱装进自己的上衣口袋里，“你什么时候跳得能和清恬一样好了，就可以拿和她一样多的钱了。”

“这不公平，我们都很努力，跳得也一样，凭什么她就比我们拿得多啊。”女孩自觉主动地将所有人拉到她的阵营。

“我要是你都不好意思开口，你还真觉得自己很牛气是不是？一个普通的旋转都转不好，要不是刚才清恬机灵帮你挡着，现在你连一分钱都拿不到。”

“我……”

“行了，你少说两句吧。”另外一个女孩上前拉了她一把，又对阮清恬道，“清恬，你别往心里去，她没恶意的。”

阮清恬善意地笑了笑：“没事，我知道的。”

女孩不甘地狠狠地瞪了阮清恬一眼，然后气冲冲地走了。刚才和阮清恬说话的那个女孩在临走前，有些歉意地望了她一眼。阮清恬给她一个甜美的笑容，无声地告诉她，自己其实一点都不在意。

“清恬啊，我觉得你最好还是考虑一下，你看你跳得这么好，就这么放弃了多可惜。”艾伦看人走得差不多了，便走过来说道。

阮清恬一边收拾东西，一边笑着回答他：“我不是放弃，跳舞是我最喜欢的东西，我不会轻易放弃的。只是我马上就要开学了，恐怕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所以就想先放一段时间再说。”

阮清恬今年刚参加完高考，暑假时间太长，于是便找了这份工作。这两个月来，她没日没夜地赶场，每天回家都精疲力竭的，不过好在也赚了不少钱，这样一来，奶奶下半年的医药费就解决了。

“这样啊，那课余时间也是可以的嘛。”艾伦又说。说实话，他带的这些人中，就数阮清恬跳得最好，给许多客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现在相当于他的摇钱树啊，他并不想让阮清恬就这么离开。

## 002 不可能的邂逅

“好，我会考虑的。”阮清恬已经收拾好东西，笑着回答说。

阮清恬从那幢金碧辉煌的建筑中走出来，抬起头，微笑地望着头顶的天空。远处时代广场上，巨大的LED屏幕上，正反复播放着一个年轻男人的平面照。

任浩铭，A市最年轻也是实力最为雄厚的钻石王老五，没有之一。年纪轻轻，就已身兼数职，既是任氏慈善总会会长，也是任氏集团亚洲地区的掌舵人，听说最近他旗下的一家游戏公司刚刚在纽约交易所上市。说到任浩铭，在A市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即便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她对这个传奇的男人也略有耳闻。阮清恬不禁停下脚步来，努力仰着头，望着那个神情肃穆的男人。

五官精致，深邃的眸，挺直的鼻，弧度完美的唇。无论从哪个角度望过去，都完美得无懈可击。

如此想来，老天真的是不公平，已经给他了优越的家世，还要赠予他这样一张完美



的脸庞。甚至就连人品也无懈可击，任氏每年都会有笔固定的善款拨出，用来资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所以说啊，人终归还是分三六九等的，虽然此刻两人很可能就共处于同一片蓝天之下，但是归根结底，他们还是两个世界的人，可能这一辈子都没有相遇的机会。

算啦，还是不要胡思乱想了。

阮清恬深呼吸，为自己加油打气。对于她来说，努力过好现在的生活，照顾好奶奶才是最重要的事情。这样的话，妈妈也会放心吧。

想到妈妈，阮清恬下意识摸向头上的白花。

头上空空如也，她有些奇怪地挪了下位置，还是没有摸到，直到她看到街边玻璃橱窗上倒映出来的影子，才确定头花已经不见了。

糟了！一定是刚才整理东西的时候，不小心碰掉了。阮清恬立刻掉头，往回跑。

低沉而又节奏感强烈的秀场音乐中，台上的模特们完成自己的演出，陆续走进后台。经过短暂的等待，一位穿着黑色真丝斗篷的女模走进人们的视线。

她的脸隐在巨大的斗篷之中，足足有三米多长的下摆拖在地上，一双纤细修长的腿若隐若现。

在她走到T台中间的时候，伸出手轻轻地解开颈间的丝带，身上的斗篷缓缓滑落，不知从哪儿吹来的一阵风，那件巨大的斗篷几乎是从小模的身上，缓慢地飞了出去，而人们也终于见到了那件传说中的珍品内衣。

几乎是斗篷脱离她身体的同时，台下的人们便自发地起立鼓掌。在热烈的掌声中，在频频闪烁的镁光灯中，她款款走在近十米的长廊中，自信而优雅。

那是一件华美至极的内衣，所有的面料都采用极其珍贵的云锦，手工绣以华美的云纹，更不用说它表面镶嵌着的近百克的南非钻石。而穿着她的女郎也是拥有精致完美的面孔和毫无瑕疵的身材。

美人、华服，共同将今夜的这场视觉盛宴推向了高潮。台下掌声雷动，白光闪动，而台上的美人嘴角微扬，眉目流转，望向二楼看台上那个隐匿在黑暗中的冷厉面孔。

四目相对，激发出电光石火的碰撞。她嘴角的笑意更深了。

任浩铭面无表情，冷厉的目光望着台下风华绝代的美人，冰冷的眸子深处也不由得燃起炙热的火苗。

台下的人收回视线，眸光低垂，两把刷子一样的睫毛在白皙的皮肤上留下清浅的暗影。

阮清恬气喘吁吁地跑回大厦，却被门口的保安拦下。

“对不起，你不能进去。”

“我有东西掉在里面了，你让我进去吧，我找到东西，就立刻出来。”阮清恬急切地解释。

她脸上浓妆艳抹，再加上跑得满头大汗，劣质的化妆品也糊了一脸，眼睛周围乌青一片，怎么看都不像是正经人，难怪保安不让她进去。

“你不能进去！没有门禁卡，一律不得入内！”保安没好气地道，脸上已经有几分怒色。

“什么门禁卡啊，我刚才也没用门禁卡啊。我是刚才在里面跳舞的，有东西落在里面了。你就让我进去取一下吧。”阮清恬哀求着。

“跳舞的？”保安不怀好意地上下打量着她，就她这副尊容，“我看你是跳脱衣舞的吧？”

楼上就有一个高级夜总会，这个，阮清恬是知道的。

你才是跳脱衣舞的！你们全家都是跳脱衣舞的！

阮清恬在心里默默问候了他的祖宗十八代。但是她明白在这种情况下，恶劣的态度是没有任何帮助的。这种地方的员工，哪个不是眼高于顶，目空一切，也就只有金钱和权力能让他们低下了。

“保安哥哥，我求求你了，你就让我进去吧。我丢的东西，对我来说特别重要，真的！我肯定就落在大厅了，你要是不放心就一直看着我，我保证在大厅找找就出来，绝对不给你添麻烦。”

阮清恬双手合十，做祈祷状，而后再斩钉截铁地保证。

“你以为我闲的啊，还一直看着你。再说了，我们这儿都有监控的，经理要是知道我放不相关的人进去，一定要炒我鱿鱼的。”保安的立场很坚定。

什么不相关的人！就一个小时之前，她还在台上跳舞，赢得满堂彩来着，这就翻脸不认人了，什么人哪！

就在这时，一个腰肥体胖，脖子上戴着手指粗的大金链子的中年男人在三四个人的簇拥下走了出来。保安立即毕恭毕敬地站好。

说时迟那时快，阮清恬瞅准时机，立刻从男人和门之间的小缝隙中溜了进去。

“干什么呢！”被撞的男人皱眉，恶声道。

“不好意思，实在是不好意思。”保安连忙点头哈腰地赔礼道歉，而后再冲阮清恬喊道，“喂！你不能进去！说你呢！站住！”

保安在她身后心急地大喊，但是阮清恬充耳不闻，不管不顾地直往里冲。她跑了一段，回头想看看保安有没有追上来，结果一回身不偏不倚地撞到了一个人身上。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阮清恬连连道歉。

### 003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一抬头，正对上一张冷厉木然的脸，可能是因为他脸上的墨镜，让他看起来面无表情。

当然，也可能不是。

不过他身后的那些人都是什么表情啊，一副见到鬼一样的表情。她不就是不小心撞了他一下，难道现在撞人也犯法了吗？

“任先生，您没事吧？”他身后一个助理模样的人立刻上前询问。

他紧抿着唇，冷着一张脸，不说话。虽然他此刻的态度着实臭得可以，但是，不可否认，他浑身上下透着那种混合了优雅、强势和冷漠的气质，让人无法忽视。

他微微转头，瞥了一眼面前的女人。只是一个眼神，也散发着一股不怒自威的强大气场。

看到她脸上厚重的妆容，任浩铭微微皱眉。现在这儿，怎么什么人都往里放。

一股强烈的低冷气压以他为中心，朝周围弥漫开来。阮清恬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以为他要说什么不好听的话。

但是他只是缓慢地抬起手，轻轻地在被她撞到的地方掸了掸，好像碰到了什么脏东西似的。

然后她突然就明白了，他根本不需要用任何的言语来表达他的轻蔑和愤怒，他整个人站在那儿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意见投递箱，里面装的全是不满。

阮清恬心里的火噌噌地往上冒。嘿！什么毛病，有必要吗？她本来还想上前，严厉谴责他这种傲慢的态度。人家是真心实意地道歉的，他这算是什么表情！

紧接着她就看到沾在他外套上那一抹小小的黑色污渍。一定是刚才不小心把眼影蹭到了他的身上。而他身上的西服又是蓝色系的，所以那一团污渍还是很明显的。

然后她所有的怒气就彻底偃旗息鼓了。好吧，他确实有权利生气。

阮清恬自觉主动地默默低着头退到了一边。任浩铭脚下的步伐没有停，径直往前走，完全拿她当空气。

他走出去一段距离之后，阮清恬才抬起头望向那个挺拔的背影。就在那一瞬间，她立刻眼尖地发现他鞋底下沾着的，不正是自己的白花吗？

于是，她立刻不假思索地追了上去。

“喂！你等一下！”

任浩铭充耳不闻，已经走出门去。

“喂！你等等啊！”

阮清恬焦急地追赶着，刚走到门口就被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保安拦下来。

“好啊，终于让我逮到你，这次你别想再跑。”保安一把拽住她。

“你放开我啊！放手！”阮清恬心急地望着门外的男人，一辆黑色的轿车已经停在他面前，其中一个男人为他打开车门。

如果真的让他上了车，她可能就永远找不到他了！她不能让他走！

“没人能在我的眼皮子底下溜走！”保安依然不客气地叫嚣着。

阮清恬没时间和保安周旋下去，无奈之下，她一口咬在保安的手腕上，疼得他嗷嗷直叫。她立刻甩开他的手，往门外追去。

此时，任浩铭已经坐进了车里。他的手下正要为他关上车门。

“等等！”阮清恬冲过去，一把拉住车门，整个人挡在车门和车身之间的缝隙中。

于是，任浩铭的一票手下再次露出那种见鬼似的表情。

任浩铭有些不耐烦地摘下墨镜，沉声道：“你想干什么？”

阮清恬一惊，居然是他！堂堂任氏集团总裁还真让她碰到了！看来命运还真是喜欢开玩笑呢。现在看到他本人，似乎比照片上的更好看。不过，也更加冷酷。

“那个，您的鞋上沾了我的东西。”如果她此刻有些惶恐，会被骂花痴吗？

任浩铭低头看了一下自己的鞋底，侧面赫然沾着一枚小巧的白色头花，因为被踩在脚下的缘故，已经有些许污渍。

他微微皱眉，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踩上去的。而让他更加疑惑的是，不就是一枚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头花嘛，竟也值得她如此大费周章？

任浩铭把一只脚伸向车门，阮清恬看着那只抬在半空中的脚，不明地眨眨眼睛，他想干吗？

“你不会是想让我帮你拿吧？”见她许久没有反应，他终于忍无可忍地说道。

原来如此！

有点绅士风度你会死吗？还慈善总会的会长呢，面对她这样的社会弱势群体，难道不应该表现出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关心和爱护吗？

果然新闻都是骗人的。

阮清恬黑着脸，闷不作声地弯下腰，把那朵小花从他的鞋底揪了下来。然后又黑着脸，抬起头，从礼节上来说，她应该说声谢谢吧，但是他根本没给她这个机会。

一个“谢”字还卡在喉间没有说出口，他就已经收回脚，关上车门，扬长而去。

真是的，有必要嘛，不就是有几个钱，有什么了不起的，嘁！

阮清恬望着疾驶进车河的车子，撇撇嘴，翻着白眼，腹诽了好一会儿才转身回头，看到刚才那个保安依然目瞪口呆地望着她，便扬扬手中的头花：“都跟你说我有东西落在里面了，这次信了吧。”

保安半张的嘴巴依然没有合拢，仍是不敢相信地盯着她。这个女人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还是打了鸡血基因变异了，居然连任先生的车也敢拦！

奢华精致的总统套房之中，那件巨大的黑色真丝斗篷被随意地扔在棕色的波斯地毯上，古典雅致的客厅中，两只半空的高脚杯摆在弧形沙发前面的茶几上。

卧室的床上床单凌乱，两只洁白的枕头被扔在地上，它的旁边散落着一条男人的西裤，以及洁白的衬衫，而那件宝蓝色的西装外套则挂在半敞开的衣柜之中。

浴室里面水雾缭绕，洁白的大理石洗漱台上放着女士的内衣裤，而墙上的一面巨大的化妆镜则蒙了一层水雾。一只纤细的女人的手随意从镜子中划过，在半圆的弧线中显现出一张精致的面容，正是T台上那个压轴出场的女模特。

#### 004 冷傲的男人

一双长腿从洁白的浴缸中跨出来，女人将旁边放着的一条白色浴巾，随意地围在腰间走了出来。镜子前的女人身姿曼妙，隔着一层迷蒙的水汽，若隐若现。

任浩铭半倚着墙，欣赏着眼前的美景。

女人优雅地转过身，娇嗔地望着他，用法语道：“看了一晚上，还没看够吗？”

任浩铭也用法语回：“你突然出现在我的房间里，不就是想让我看吗？”

女人脸上的笑意更深了。她朝任浩铭走过来，紧贴着他的身子，媚眼如丝：“你呀，真是太坏了，尤其是这张嘴，一点面子都不留，难道堂堂任氏集团的总裁，不懂得什么叫绅士风度嘛？”

任浩铭扯了一下嘴角，似有轻蔑，但是说出的话却透着深深的魅惑，指尖轻轻扫过她光洁的面颊：“如果我在床上也讲绅士风度的话，恐怕你会愤怒地一脚将我踢下床吧。”

“你真坏！”女人娇嗔地点了一下他的胸膛，纤细的手在他坚实宽阔的胸膛上绕着圈，“我可舍不得。”

任浩铭贴在她的耳边，低沉的嗓音性感蛊惑：“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女人娇笑地扑在他的怀中：“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任浩铭轻蔑地勾嘴：“法国那边的人肯花重金把你送给我，恐怕不是让我来教你怎么服侍男人的吧。”

女人一惊：“你什么意思？”

任浩铭冷哼一声：“你不必和我打太极，他们想要什么我很清楚。居然利用一个女人，真是有够卑劣的。”

“可你不一样照单全收了嘛。”

四目相接，任浩铭嘴角微扬，阴鸷而霸气：“我是一个正常的男人，美色当前，又白送上门的，岂有拒绝的道理。”

“那你和他们有什么区别，不一样是利用我。”女人不满地控诉。

“我和他们终究还是不一样的。”任浩铭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个蓝色的礼盒，递到她面前。

“这是什么？”女人问。

“打开看看。”

女人好奇地打开手中的盒子，没想到里面竟然是今天晚上她穿的那件内衣。

“这……怎么会在你这里？这件内衣是不对外出售的。”女人又惊又喜，反复抚摸着那件内衣，爱不释手。

任浩铭微微勾嘴，言语间尽是嘲讽：“很多东西在没有遇到合适的价钱之前，都是非卖品。”

“这真的是送给我的吗？”女人有些不敢相信。

“我任浩铭从来不亏待女人，尤其是床上的女人。但是一样的，我也不喜欢死缠烂打的女人。”任浩铭勾嘴。

女人嘲讽地勾嘴：“原来任大总裁就是这样打发女人的。”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方式，但是我想你不会想要尝试的。”

任浩铭说话的时候面无表情，女人抬起脸望着这个容颜完美的男人。飞扬跋扈的眉，挺直的鼻，紧抿着的薄唇，尤其是一双眼睛，像是撒了一层细碎的玻璃在里面，折射着璀璨的灯光，浮现出冷漠的气息。

早就听闻他阅女无数，心却比冰还要冷，从未对其中任何一个动过真心。但是即便如此，仍有成千上万的女人前仆后继地对他趋之若鹜。何其有幸，她成为其中之一，何其悲哀，她竟是其中之一。

女人没有再说话，将那个盒子放到洗漱台上，笑容甜美：“你说得对，我不想尝试，也不想知道这第二种究竟是什么。”

两只胳膊钩住他的脖子，直接吻了上去。

而那件独一无二的内衣在灯光下散发着璀璨的光芒。

阮清恬回到家的时候，奶奶正在厨房里做饭，她看到，赶忙迎了过去：“奶奶，我说过这些活你别做，等我回来再做嘛，你眼睛又不好，伤到自己怎么办啊？”

阮奶奶笑眯眯地站在水槽边，摸索着在水龙头下洗菜：“没事，这些简单的活，奶奶还是做得了的。”

阮清恬放下手中的东西，连忙从奶奶手中接过洗了一半的青菜：“来，给我吧。”

“你在外面忙了一天了，还是好好歇会儿吧。”

“没关系的，我不累。”阮清恬笑着说。

还好奶奶眼睛不好，看不到她脸上乌七八糟的妆容痕迹，否则肯定又该担心了。

阮清恬洗好菜，熟练地在菜板上切了起来。她一面忙着，一面对站在一侧的奶奶笑言：“奶奶，我今天发劳务了，买了您最喜欢的杏鲍菇，待会儿就给您做。”

“奶奶吃什么都可以，倒是你，在外面那么辛苦，也不知道给自己买点东西。”想

到孙女每天起早贪黑地在外面忙碌，阮奶奶很心疼。

“我不辛苦。而且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明天该去学校报到了。”

阮奶奶喜不自胜。她这个孙女可是她的骄傲，居然考到了A市最好的艺术学校。

“有你这样争气的孩子，你爸妈知道了，一定会很开心，也会为你感到骄傲的。”

听到奶奶提到父母，阮清恬心中一窒，手也不听使唤了，险些切到手指。奶奶这么多年，一直盼着她的爸妈能回来和她们团聚。可是爸爸已经不在在了，妈妈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

但是这些事情，她该如何跟奶奶开口呢。阮清恬心里一阵伤心。这个秘密已经在她心里压了太久了，她真的很想找个人倾诉，但是她不能说，尤其是奶奶，她身体本来就不好，这个消息会将她击垮的。

奶奶辛苦地将她拉扯大，现在是该她孝敬奶奶的时候了。即使生活再艰难，心里再委屈，她也只有打落牙齿和血吞，将所有的委屈都埋在心里。

阮清恬甜甜地笑了起来，即使眼中泛着泪花，但是嘴角的微笑那样坚强：“是啊，所以在他们回来之前，我一定要努力变得更好，也要好好照顾奶奶，这样等他们见到我们的时候，才不会失望。”

阮奶奶笑着频频点头：“你这孩子，从小就懂事，学习成绩也好，从来不需要奶奶操心。现在又考上了这么好的学校，奶奶真的感到高兴。”

阮清恬笑笑。她也很高兴，而这喜悦绝对是发自肺腑的。皇家艺术学院是A市最负盛名的艺术院校，不提供任何学历，只提供艺术上的精修。凡是能够进入这间学院的，都是在艺术上极其有天赋的。

#### 005 办走读

当然，它的学费也是不菲的，但是好在每年，都有一定的特招名额，给那些成绩优秀，但是家境贫寒的学生。而她就是其中之一。

她苦练舞蹈十多年，今天终于有回报了。只是还有一个问题，让她很担心。

“可是，学校规定大一新生必须住校，不能够走读。我实在不放心将您一个人留在家里。”阮清恬有些担心地说。

阮奶奶笑着宽慰她：“这有什么不放心的。我老婆子眼盲了四十多年，早就已经习惯了，而且还有你隔壁王阿姨，她心地好，会关照我的。”

“可是总麻烦人家也不是事啊。”

阮奶奶走过去，拉住她的手，混浊昏暗的眼睛中闪烁着期许的光亮：“你只管好好读书，至于生活上的事情就不要管了，奶奶能照顾好自己。你只要好好上学，将来有一天能够出人头地，奶奶就知足了。”

阮清恬也握紧奶奶的手：“放心吧奶奶，我以后一定会让您过上好日子的。我明天

去报到的时候，就去找老师，看看能不能申请走读。”

“好，好。”阮奶奶笑着应承。

学校行政楼教务处的办公室内，阮清恬正和一个戴着无框眼镜的老师据理力争。

“为什么不可以办走读？”阮清恬漂亮的脸因为隐忍的怒气，显得有些僵硬。

坐在她对面的老师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中年妇女，微胖，透明镜片下的一双丹凤眼有些轻蔑地望着面前这个五官精致的女孩。

她推了推眼镜，将一张录取通知书甩到了阮清恬面前：“这不是我说的，录取通知书上写得清清楚楚，大一新生必须在学校住满一年，否则按校规处理。”

“是，但是后面也写了，如果有特殊情况，可以根据学生的具体原因，酌情处理。”她看都没看，便一字不落地回道。

女老师似乎没有料到她会这么说，微微怔了一下，微愠地道：“那你倒是说说，你有什么特殊情况？”

“因为我家里的原因，我每天必须回家。”她说这话的时候，下意识地低下了头，但是说话的语气却是出奇的坚定。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女老师继续问，已经有些不耐烦。

她低着头，不说话。

她本可以说是为了照顾年迈失明的奶奶，或许是自尊心在作祟吧，她已经是特招进来的了。她不觉得贫困是什么丢人的事情，但是也并不想所有的人都对她的遭遇指指点点。

在很小的时候，阮清恬就明白自己心里的苦，不一定非得和别人说，别人未必能够明白，还要冒着被嘲笑的风险。所以她已经习惯了沉默着面对所有的困境难关。

“你看你，刚刚报到就要求办走读，问你什么原因你也不说，你这不是让我为难吗？”

“但是据我所知，学校有些学生从来都没有住过校。”说白了，还是一句话，没有钱解决不了的问题。但是恰恰她是没钱的。

“你这是什么态度！”女老师拍了桌子，站起身，怒视着她，“我告诉你，学校的校规可不是我一个人订的，也不可能因为你一个人而改变。要么你就说你的具体原因，要不你就乖乖地住校！”

她慌了，现在还是把那些不切实际的自尊心先放下吧，对于现在的她来说，就连那一点可怜的自尊心都可以算作奢侈品。她想到了奶奶，她那双目失明，却对她百般疼爱的奶奶。

“我是因为……”

她的话还没说完，就被女老师愤怒地打断：“好了，你现在什么都不用说了，先回去办入学手续，至于其他的先整理一份材料交上来再说。”



那位女老师有几分得意地瞅着她，仿佛在说，我给过你机会，是你自己不珍惜，可别怪我不讲情面。

阮清恬张了张嘴，还想再说什么，但终究是没有说出口。

眼下，这位老师火冒三丈，想必自己无论说什么都无济于事了。她只好默默收起自己的录取通知书和证件资料，说了一句“那王老师，我先走了，麻烦您了”，便低着头往外走去。

心里闷闷的，好难受。

在办公室门口，她和一个正往里走的女孩撞了个满怀，差点把对方手中的资料碰掉了，还好女孩眼疾手快地接住了。

“对不起，对不起。”阮清恬连忙道歉。

“没关系。”女孩豁达地笑笑，丝毫没有放在心上。

女孩整理好手中的资料，便往办公室走去。周小乔走到刚才那个女老师面前，笑容满面地把一张A4纸递给她：“王老师，这是开学典礼的节目单，我已经整理好了，您看一下还有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王老师看到来人周小乔，立刻换了一张脸，眉开眼笑地接过，匆匆扫了一眼，便放在手边，笑着对她说道：“不必了，小乔你办事，我放心，没什么需要补充的了，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办得很好。这段时间，真是辛苦你了。”

“没事，不辛苦不辛苦。您有什么事再叫我。”周小乔大大咧咧地一挥手，笑着回道。

“嗯，没什么事了，你先回去吧。”女老师笑道。

“好嘞，那我就先走了。”

女老师笑着望着周小乔的背影，藏不住的喜爱之情。这孩子生得俏，明眸皓齿，笑起来尤其漂亮。

谁要是有一个女儿还真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呢。不知怎么的，她又想到刚才的那个女孩，虽然模样长得不错，甚至比小乔还要更胜一些。

但是冷言冷语，像块冰似的，看着就让人不舒服，完全没有小乔的亲切随和。

女老师不由得敛起笑意，默默地摇头叹气了一会儿。

唉，虽说是同样的年纪，但是这本质上却是天壤之别啊。

她拿起刚才的那张单子仔细看了看，上面用黑色粗体字写着每个时间段的表演节目，其中排在最后的是一个独舞的节目。

舞蹈：《殇》。表演者：阮清恬。

## 006 任氏兄弟

九月的A市，是一年之中最美的季节。尤其是对于皇家艺术学院这样一个以复古奢